儒林外史/第2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三回　發陰私詩人被打　歎老景寡婦尋夫

下一回▶

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，不成模樣，叫小廝叫轎子先送他回去。牛浦到了下處，惹了一肚子的氣，把嘴骨都著坐在那裏。坐了一會，尋了一雙乾鞋襪換了。道士來問可曾喫飯，又不好說是沒有，只得說喫了，足足的饑了半天。牛玉圃在萬家喫酒，直到更把天纔回來，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。牛浦不敢回言，彼此住下。

次日，一天無事。第三日，萬家又有人來請，牛玉圃吩咐牛浦看著下處，自己坐橋子去了。牛浦同道士喫了早飯。道士道：「我要到舊城裏木蘭院一個師兄家走走。牛相公，你在家裏坐著罷。」牛浦道：「我在家有甚事，不如也同你去頑頑。」當下鎖了門，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，一個茶館內坐下。茶館裏送上一壺乾烘茶，一碟透糖，一碟梅豆上來。喫著，道士問道：「牛相公，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？一向他老人家在這裏，不見你相公來。」牛浦道：「也是路上遇著，敘起來聯宗的。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。那董老爺好不好客！記得我一初到他那裏時候，纔送了帖子進去，他就連忙叫兩個差人出來請我的轎。我不曾坐轎，卻騎的是個驢。我要下驢，差人不肯，兩個人牽了我的驢頭，一路走上去；走到暖閣上，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響。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，自己迎了出來，同我手攙著手，走了進去，留我住了二十多天。我要辭他回來，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，送我出到大堂上，看著我騎上了驢，口裏說道：『你別處若是得意，就罷了；若不得意，再來尋我。』這樣人真是難得！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

去。」道士道：「這位老爺，果然就難得了！」牛浦道：「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，他是甚麼前程？將來幾時有官做？」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：「萬家，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！若說做官，只怕紗帽滿天飛，飛到他頭上，還有人摭了他的去哩！」牛浦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他又不是娼優隸卒，為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撾了去？」道士道：「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？我說與你。你卻不可說出來。萬家他自小是我們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，自小跟在書房伴讀。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，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。」牛浦道：「怎麼樣叫做小司客？」道士道：「我們這裏鹽商人家，比如託一個朋友在司上行走，替他會官，拜客，每年幾百銀子辛俸：這叫做『大司客』。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，打發一個家人去打聽料理：這就叫做『小司客』了。他做小司客的時侯，極其停當，每年聚幾兩銀子，先帶小貨，後來就弄窩子。不想他時運好，那幾年窩價陡長，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，便贖了身出來，買了這所房子，自己行鹽；生意又好，就發起十幾萬來。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錢，回徽州去了，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。去年萬家娶媳婦，他媳婦也是個翰林的女兒，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。那日大吹大打，執事燈籠就擺了半街，好不熱鬧！到第三日，親家要上門做朝，家裏就唱戲，擺酒。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轎子抬了來，坐在他那廳房裏。萬家走了出來，就由不的自己跪著，作了幾個揖，當時兌了一萬兩銀子出來，纔餬的去了，不曾破相。」正說著，木蘭院裏走出兩個道士來，把這道士約了去喫齋，道士告別去了。

牛浦自己喫了幾杯茶，走回下處來。進了子午宮，只見牛玉圃已經回來，坐在樓底下，桌上擺著幾封大銀子，樓門還鎖著。牛玉圃見牛浦進來，叫他快開了樓門，把銀子搬上樓去；抱怨牛浦道：「適纔我叫看著下處，你為甚麼街上去胡撞！」牛浦道：「適纔我站在門口，遇見敝縣的二公在門口過。他見我就下了轎子，說道：『許久不見』，要拉到船上談談，故此去了一會。」牛玉圃見他會官，就不說他不是了，因問道：「你這位二公姓甚麼？」牛浦道：「他姓李，是北直人。——便是這李二公，也知道叔公。」牛玉圃道：「他們在官場中，自然是聞我的名的。」牛浦道：「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。」牛玉圃道：「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。」因指著這個銀子道：「這就是雪齋家拿來的。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，醫生說是寒症，藥裏要用一個「雪蝦蟆」。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，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，他拿三百兩銀子托我去買。我沒的功夫，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。你如今去走一走罷，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。」牛浦不敢違拗。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雞和些酒，替他餞行，在樓上喫著。牛浦道：「方纔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，是敝縣李二公說的。」牛玉圃道：「甚麼話？」牛浦道：「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，但只是筆墨相與，他家銀錢大事，還不肯相託。李二公說，他生平有一個心腹的朋友，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個人相好，他就諸事放心，一切都托叔公。不但叔公發財，

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。」牛玉圃道：「他心腹朋友是那一個？」牛浦道：「是徽州程明卿先生。」牛玉圃笑道：「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，我怎麼不認的。我知道了。」喫完了酒，各自睡下。次日，牛浦帶著銀子，告辭叔公，上船往蘇州去了。

次日，萬家又來請酒，牛玉圃坐橋子去。到了萬家，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裏：一個姓顧，一個姓汪。相見作過了揖，那兩個鹽商說都是親戚，不肯僭牛玉圃的坐，讓牛玉圃坐在首席。喫過了茶，先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，抬上席來，兩位一桌。奉過酒，頭一碗上的「冬蟲夏草」萬雪齋請諸位喫著，說道：「像這樣東西，也是外方來的。我們揚州城裏偏生多，一個「雪蝦蟆」就偏生尋不出來！」顧鹽商道：「還不曾尋著麼？」萬雪齋道：「正是；揚州沒有，昨日纔託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。」汪鹽商道：「這樣希奇東西，蘇州也未必有；只怕還要到我們徽州舊家人家尋去，或者尋出來。」萬雪齋道：「這話不錯；一切的東西，是我們徽州出的好。」顧鹽商道：「不但東西出的好，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。」牛玉圃忽然想起，問道：「雪翁，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麼？」萬雪齋聽了，臉就徘紅，一句也答不出來，牛玉圃道：「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。前日還有書子與我，說不日就要到揚州，少不的要與雪翁敘一敘。」萬雪齋氣的兩手冰冷，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顧鹽商道：「玉翁，自古相交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！我們今日且喫酒，那些舊話也不必談他罷了。」當晚勉強終席，各自散去。牛玉圃回到下處，幾天不見萬家來請。那日在樓上睡中覺，一覺醒來，長隨拿封書子上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來的，不等回書去了。」牛玉圃拆開來看：

「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，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，並求大筆書寫。望即命駕往伊處。至囑！至囑！」

牛玉圃看了這話，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，往儀徵去。當晚上船。次早到丹壩上岸，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。米店人說道：「是做埠頭的王漢家？」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個新門樓子裏面住。」牛玉圃走到王家，一直進去，見三間敞廳，廳中間椅子上亮著一幅一幅的金字壽文；左邊窗子口一張長桌，一個秀才低著頭在那裏寫，見牛玉圃進廳，丟下筆，走了過來。牛玉圃見他穿著繭紬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塊，就喫了一驚。那秀才認得牛玉圃，說道：「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桌喫飯的，今日又來這裏做甚麼？」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。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，向那秀才道：「先生請坐，這個不與你相干。」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。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，也不作揖，彼此坐下，問道：「尊駕就是號玉圃的麼？」牛玉圃道：「正是。」王漢策道：「我這裏就是萬府下店。雪翁昨日有書子來，說尊駕為人不甚端方，又好結交匪類，自今以後，不敢勞尊了。」因向帳

房裏稱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，說道：「我也不留了，你請尊便罷。」牛玉圃大怒，說道：「我那希罕這一兩銀子！我自去和萬雪齋說！」把銀子摜在椅子上。王漢策道：「你既不要，我也不強。我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。雪齋也不能會。」牛玉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。王漢策道：「恕不送了。」把手一拱，走了進去。

牛玉圃只得帶著長隨在丑壩尋一個飯店住下，口口聲聲只念著：「萬雪齋這狗頭，如此可惡！」走堂的笑道：「萬雪齋老爺是極肯相與人的，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，纔不尷尬。」說罷，走過去了。牛玉圃聽在耳朵裏，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。走堂的方如此這般說出：「他是程明卿家管家，最怕人揭挑他這個事；你必定說出來，他纔惱的。」長隨把這個話回覆了牛玉圃，牛玉圃纔省悟道：「罷了！我上了這小畜生的當了！」當下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。上船之後，盤纏不足，長隨又辭去了兩個，只剩兩個粗夯漢子跟著，一直來到蘇州，找在虎邱藥材行內。牛浦正坐在那裏，見牛玉圃到，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叔公來了？」牛玉圃道：「『雪蝦蟆』可曾有？」牛浦道：「還不曾有。」牛玉圃道：「近日鎮江有一個人家有了，快把銀子拿來同著買去。我的船就在閶門外。」當下押著他拿了銀子同上了船，一路不說出；走了幾天，到了龍袍洲地方，是個沒人煙的所在。是日，喫了早飯，牛玉圃圓睜兩眼，大怒道：「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！」牛浦嚇慌了道：「做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，為甚麼要打我呢？」牛玉圃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你弄的好乾坤哩！」當下不由分說，叫兩個夯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，帽子鞋襪都不留，拿繩子綑起來，臭打了一頓，抬著往岸上一摜，他那一隻船就扯起篷來去了。

牛浦被他摜的發昏，又慣倒在一個糞窖子跟前，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窖子裏面去；只得忍氣吞聲，動也不敢動。過了半日，只見江裏又來了一隻船。那船到岸就住了，一個客人走上來糞窖子裏面出恭。牛浦喊他救命。那客人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？被甚人剝了衣裳，綑倒在此？」牛浦道：「老爹，我是蕪湖縣的一個秀才。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，路上遇見強盜，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，只饒的一命在此。我是落難的人，求老爹救我一救！」那客人驚道：「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去的麼？我就是安東縣人，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。」看見他精赤條條，不像模樣，因說道：「相公且站著，我到船上取個衣帽鞋襪來與你穿著，好上船去。」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，一雙鞋，一頂瓦楞帽，與他穿戴起來，說道：「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，如今且權戴著；到前熱鬧所在，再買方巾罷。」牛浦穿了衣服，下跪謝那客人。扶了起來，同到船裏，滿船客人聽了這話，都喫一驚，問：「這位相公尊姓？」牛浦道：「我姓牛。」因拜問：「這位恩人尊姓？」那客人道：「在下姓黃，就是安東縣人。家裏做個小生意，是戲子

行頭經紀。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裏人買些添的行頭，從這裏過，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。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裏去的，且同我到安東，在舍下住著，整理些衣服，再往衙門裏去。」牛浦深謝了，從這日就喫這客人的飯。

此時天氣甚熱，牛浦被剝了衣服，在日頭下綑了半日，又受了糞窖子裏薰蒸的熱氣，一到船上，就害起痢疾來。那痢疾又是禁口痢，裏急後重，一天到晚都痢不清，只得坐在船尾上，兩手抓著船板由他痾。痾到三四天，就像一個活鬼。身上打的又發疼，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。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：「這個人料想是不好了。如今還是趁他有口氣，送上去；若死了，就費力了。」那位黃客人不肯。他痾到第五天上，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菉豆香，向船家道：「我想口菉豆湯喫。」滿船人都不肯。他說道：「我自家要喫，我死了也無怨！」眾人沒奈何，只得攏了岸，買些菉豆來煮了一碗湯，與他喫過。肚裏響了一陣，痾出一拋大屎，登時就好了。扒進艙來謝了眾人，睡下安息。養了兩天，漸漸復元。到了安東，先住在黃客人家。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，添了件把衣服，一雙靴，穿著去拜董知縣。董知縣果然歡喜，當下留了酒飯，要留在衙門裏面住。牛浦道：「晚生有個親戚在貴治，還是住在他那裏便意些。」董知縣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先生住在令親家，早晚常進來走走，我好請教。」牛浦辭了出來，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，十分敬重。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，借著講詩為名，順便撞兩處木鐘，弄起幾個錢來。黃家又把第四個女兒招他做個女婿，在安東快活過日子。

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，接任的是個姓向的知縣，也是浙江人。交代時候，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麼事託他。董知縣道：「倒沒甚麼事。只有個做詩的朋友，住在貴治，叫做牛市衣。老實臺清目一二，足感盛情。」向知縣應諾了。董知縣上京去，牛浦送在一百里外，到第三日纔回家。渾家告訴他道：「昨日有個人來，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，路過在這裏看你。我留他喫了個飯去了。他說下半年回來，再來看你。」牛浦心裏疑惑：「並沒有這個舅舅。不知是那一個？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。」

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，在吏部投了文，次日過堂掣籤。這時馮琢庵已中了進士，散了部屬，寓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。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，馮主事迎著坐下，敘了寒溫。董知縣只說得一句：「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庵裏……，」不曾說這一番交情，也不曾說到安東縣曾會著的一番話，只見長班進來跪著稟道：「部裏大人升堂了。」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，到部就掣了一個貴州知州的籤，匆匆束裝赴任去了，不曾再會馮主事。

馮主事過了幾時，打發一個家人寄家書回去，又拿出十兩銀子來，問那家人道：「

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？」家人道：「小的認得。」馮主事道：「這是十兩銀子，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，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。寄個的信與他，不可有誤。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。」管家領了主命，回家見了主母，辦理家務事畢，便走到一個僻巷內，——一扇籬笆門關著。管家走到門口，只見一個小兒開門出來，手裏拿了一個筲箕出去買米。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差來的。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坐內，小兒就走進去了；又走了出來問道：「你有甚說話？」管家問那小兒道：「牛奶奶是你甚麼人？」那小兒道：「是大姑娘。」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，說道：「這銀子是我家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。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內，寄個的信與你，免得懸望。」小兒請他坐著，把銀子接了進去。管家看見中間懸著一軸稀破的古畫，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，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；天井裏一個土臺子，臺子上一架藤花，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。坐了一會，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，手裏又拿了一個包子，包了二錢銀子，遞與他道：「我家大姑說：『有勞你，這個送給你買茶喫。到家拜上太太，到京拜上老爺，多謝，說的話我知道了。』」管家承謝過，去了。

牛奶奶接著這個銀子，心裏悽惶起來，說：「他恁大年紀，只管在外頭，又沒個兒女，怎生是好！我不如趁著這幾兩銀子，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，也是一場事！」主意已定，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，交與鄰居看守，自己帶了姪子，搭船一路來到蕪湖。找到浮橋口甘露庵，兩扇門掩著。推開進去，韋馱菩薩面前，香爐，燭臺，都沒有了。又走進去，大殿上橫子倒的七橫八豎，天井裏一個老道人坐著縫衣裳，問著他，只打手勢，原來又啞又聾。問他這裏面可有一個牛布衣，他拿手指著前頭一間屋裏。牛奶奶帶著姪子復身走出來，見韋馱菩薩旁邊一間屋，又沒有門。走了進去，屋裏停著一具大棺材，面前放著一張三隻腿的桌子，歪在半邊。棺材上頭的魂旛也不見了，只剩了一根棍。棺材貼頭上有字，又被那屋上沒有瓦，雨零下來，把字跡都剝落了，只有「大明」兩字，第三字只得一橫。牛奶奶走到這裏，不覺心驚肉顫，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。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：「牛布衣莫不是死了？」道人把手搖兩搖，指著門外。他姪子道：「他說姑爺不曾死，又到別處去了。」牛奶奶又走到庵外，沿街細問，人都說不聽見他死；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裏。郭鐵筆道：「他麼？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。」牛奶奶此番得著實信，立意往安東去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錯中有錯，無端更起波瀾；人外求人，有意做成交結。不知牛奶奶曾到安東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